

泗縣新志



沔縣志卷四

藝文志

文

羣下上漢帝請先主為漢中王表

而漢諸葛亮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委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難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

沔縣志

卷四

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危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甯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民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閭樂之禍小有安定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



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山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爲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爲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

沔縣志

卷四

二

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表於盟壇讀之壇在故沔陽城外因收此文

武侯廟碑銘

唐沈迥

皇帝御極貞元三祀時乘盛秋府主左僕射馮翊嚴武總帥文武將佐泊蒙輸突歸之旅疆理西鄙營軍沔陽先聲馳於種落謀伐息其狂狡於時威武震疊敵騎收跡塞垣蕭條烽燿滅焰士無保障之役馬無服轅之勞重關弛橈邊藪棲野我師爲揚則有餘力乃升高訪古

周覽原隰敬修茲廟式薦馨香光靈若存年祀浸遠雖
簫鼓忻奏邑里祈禳而風雨飄飄祠堂構落土階莫數
尺之崇庭除無袤丈之隙登降不能成禮牲玉不得備
陳頽墉露肩灌木翳景樵蘇滿徑麋鹿走集馮翊曰丞
相以命世令德功存季漢遺風餘烈顯赫南方邱隴南
山實在茲地荒祠偏倚廟貌詭裂非所以式先賢崇祀
典也乃發泉府徵役徒撤編管芟蕪叢薄是營是葺衆
工羣至繚以高垣隔闕芻牧增以峻宇昭示威神靈英
昔賢像設如在翼翼新廟日至而畢顧謂小子揚摧前

沔縣志

卷四

三

烈銘於廟門曰在昔君臣合德興造功業有若伊尹相
湯呂望興周夷吳霸齊樂毅昌燕是數君子皆風雲相
感垂裕來世嘗以爲阿衡則尊立聖主天下樂推尚父
則上讐獨夫諸侯同舉管氏藉強齊之力以宗周無令
王樂生因建國之資贊燕昭爲興主君臣同道僅能成
功惟武侯遭時昏亂羣雄競起高光之澤已竭桓靈之
虐在人遇先主之短促值曹魏之雄富能以區區一州
介在山谷驅羸卒輔辱主衝擊中原撐拒強敵論時則
辛癸惡稔語地則燕齊勢勝遷夏殷者未可校功霸桓

昭者不足侔力向使天假之年理兵渭汭其將席卷西
邑底綏東周祀漢配天不失舊物矣洪伐彰彰宜冠古
今卓軼前烈其誰曰不然武侯名跡存乎國志今之羣
書姑務統論大畧叙我新意至於備載爵位追述史傳
非作者至德也今則不書其銘曰桓靈濟虐雲海橫流
羣雄蝟起毒蠱九州天旣厭漢人思代劉沸渭交爭存
亡之秋其誰存之時惟武侯伊昔武侯躡足南陽退藏
於密不耀其光有時有君將排垢氛魚脫溪泉龍躍風
雲先王纘緒天下三分馥馥德馨悠悠青塵前哲後賢
沔縣志

卷四

四

心跡暗倫建茲新廟式是梁岷○武侯名垂宇宙歌詠
之詞文頗多然自有祠墓志一書詳之惟此銘最古存
之以見一斑餘概不贅及

勅建雙烈坊碑記

國朝江朝宗

郡西北百二十里爲古沔州州東南隅定軍山卽武侯
墓所也一望崇岡峻嶺川原盤蔚林木森秀其靈異所
鍾往往發爲人瑞而鞠躬盡瘁之風又足以廉頑立懦
故忠孝節烈代不乏興起然其間或傳或不傳蓋亦有
幸有不幸焉予承乏漢南三年於茲矣凡民間一善足

錄必咨嗟而懋賞之以爲人倫勸至有所見禍最慘迹最晦而遇亦最奇莫若嶺東之雙烈烈女吳氏沔民吳顯章女其母夢神賜羔人玉墜地而碎生烈女遂稱玉姐云沙氏其婢也女性端凝幼卽矜嚴自好及長不苟言足不踰閭閻里中有劇會終其生未嘗一往觀雖親戚宴好皆不與女紅鍼苒但令婢沙給中饋奉晨昏而已甲午春正月十有七日父母兄嫂俱赴同溝寺女不願往父母亦聽之有狂且盧杰倫故顯章姊子也素無賴偵知女家無人潛來調戲女驚避厨下盧追逼之女執

沔縣志

卷四

五

厨刀相拒盧執庫刀剗女仆地身被數十創洞胸絕項而死婢徒手奔救亦被數創狗女難嗚呼殺身成仁士大夫所難而兩稚弱女子一死貞一死忠此其事良足多哉無何顯章歸杰倫先逸人莫知者方驚疑無措而沙氏忽甦俱道其由乃歿亦可見真義烈之不可泯滅矣然顯章卒以姊故匿不報或聞之縣又不許驗甚至臥塚上弗發姊弟之情長則父女之情短見者聞者靡不疾首痛心皆曰此顯章螟蛉女也不然何忍心至此極耶予正檄訪而諸生董文舒輩呈呈適至夫彰善癉

惡主持風教太守事也於是飭緝元兇並質其兄弟而遠踪於蜀始獲以歸予廉得實請大憲上之

詔旌二烈女門而棄杰倫於市嗚呼自古投崖斷臂矢死完貞其精誠貫乎山川炳乎日月當時稱之後世傅之無有從而沮抑之者獨至二烈女而屢遭逼絕幾陷淪沒迨至事變反覆之後而徽音始彰純白始顯苟非沙氏再蘇公憤同聲官府執法梟獍授首則玉碎之芳魂竟填溝壑已矣亦安能寵邀

錫命龍章不煥如是哉以二烈女之貞操亮節幾於傳

沔縣志

卷四

六

又幾於不傳乃不傳而終於傳其遭際之艱難又非常情意計所能料者况乎四海之大人倫之衆忠孝節烈所多有或爲之表彰而名垂史策饗祀勿絕其幸也否則形銷骨化青塚黃沙欲稽其姓氏而不可得若是者可勝道哉予悲二烈女之遇而又嘆天下之如二烈女者並不能盡如其遇也歲乙未有司照例給銀建坊定軍山旁顏曰雙烈去武侯墓可十數里許丙申諸生復請泐石以記之今而後二烈女休光與武侯同不朽矣

重修沔縣廣積倉碑記

明朝梁文煊

府倉旣築閱五月沔倉工亦竣計爲屋十有三楹其大小之制崇卑廣狹之式皆與府倉等而土木匠役之值仍捐俸爲之總理者邑令董瑞祚也督作者大使范大正也自此出納惟一民便輸將兵便取給矣乃上臺及同事之急公利民與余之經營苦心當與沔民相告焉先是舊制兩倉計間架者四十蓋以漢南四營資糧於沔者獨居其三倉不備則食不足而病於兵者且累於民故昔人之經理者最重於沔乃兵燹之餘毀厥棟梁

沔縣志

卷四

七

易爲灰燼頽厥牆垣平爲邱墟昔制不可問於是借選祠宇權宜安置星羅碁布或數十里民攜升斗東西奔走雖有稻梁踰隴穿畝幼者苦肩老者畏負哀此窮黎而不甯若是哉且散棲野屯守護則難綿歷歲時保固孔艱或有一失司牧是責則又守土者之累也余於是有更新之請初議建二楹先足舊數之半餘則次第增補然將取之公費公費不足將問之民力民力不堪不得已復議捐俸而官斯土者又皆飲冰酌水羞澀空囊且先後兩役相繼並興實苦無術數月拮据勉副是役

而又減於初議皇皇乎有力不從心之憾焉茲暫告成而用心亦已至卽未必一勞永逸然從此而銖積寸累月築歲增俾不墮廢以復前日之規模或庶幾漸有望乎則是役也其始基之矣用告吾民以垂於後

平涼府知府澹園嚴公傳

岳震川

嚴公名慶雲字藹如漢中沔縣人高祖自明值明季流寇之亂保護鄉邑得武職所向有功官至提督我

朝定鼎後以鑾儀衛使終曾祖楫江南秦州知州著循

聲州民頌德有召棠卮雨圖傳示子孫祖文麟邑諸生

沔縣志

卷四

八

父公均字衡石號竹溪中乾隆丁卯科舉人戊辰成進

士壬申補貴州錦屏縣知縣好學不倦縣在荒服與苗

蠻雜居時以文章自娛評選唐詩四卷曰寸錦集子四

長卽澹園公次則泰階先生官文縣教諭者也公生而

聰穎凡父師所授卽欣然會意年十八補縣學諸生食

餼十九中鄉試二十中進士二十一補雲南羅次縣奉

太守差委運銅京師僚友咸難之公曰人擇利而行誰

當食此苦者往來三載灘險舟沈復取得之嘗單騎入

村落問民疾苦於時訟無留牒民無隱痛泣任十年上

游倚重焉會連遭內外艱與弟扶襯歸里公性恬退免服後優游家衙餘五載至三十五年始補山西臨縣知縣踰月遷大同府渾源州知州次年六月蒞任積十二年於時公年五十餘矣公以士爲四民之首士敦詩書崇廉恥禮讓然後可訓齊民捐貲闢恒山書院講堂書舍以次營構率僚屬捐膏火曰能養然後可教延名士通經術尊行檢者爲之師更以餘貲付大商取息爲人遠計朱文正公任方伯知公深而公耿介自守無私謁人咸莫知方伯之重公也會大計太守白諸方伯欲罷

沔縣志

卷四

九

公官方伯責之曰山西守令悉如嚴牧吾輩可高枕無憂何不利於公而欲罷之太守惶懼謝罪乃已人於是乃知方伯之素重公也是時秦階先生以優貢肄業成均同舍生笑問曰州牧貴介弟何不在署刺梁鬻肥顧作國子生飽藜覓耶先生答曰君謂與此異乎吾兄乃古食菜太守也戊戌辛丑兩膺卓薦皆大府久聞輿論得公廉能公正之實爲山西循吏最而公發言蒸蒸如不出諸口未嘗以一事自表暴辛丑引見後陞刑部直

隸司員外郎既又奉

旨陞甘肅知府初補鞏昌四十七年十二月涖任以近
涇次年五月改涖平涼制府李公非知公去志已決適
以屬吏不謹掛吏議遂投劾歸里至留壩南鄭令郭公
髯樵方攝郡丞日夕閱店簿訝曰嚴太守宿此何未余
報使卒省於館還報曰無太守一翁擁老羊裘巡簷走
耳郭公曰乃卽是也趨謁之歸語賓友子弟曰嚴公弱
冠登第縣令十一載州牧十二年歷部郎郡守口操方
音身如寒素此人情所難近世所稀也戊午教匪竄入
漢中公所居黃沙鎮被焚掠公家幸無恙公避賊郡城

涇縣志

卷四

十

旣又攜眷屬赴解州寓友人楚海山州判署中主講安
邑書院未幾疾作歸以小棺自隨至鳳縣之王家臺卒
車中間者咸爲流涕時己未年五月某日川兩謁公於
郡城無僕隸從者其季弟歲貢生名暉雲川請讀其制
義全集謙冲不以示吳未堂先師嘗稱公文敵漢陽熊
學士泰階先生昔語川曰吾兄之學至渾源益進

黑河圖說

嚴如煜

黑河在漢中西界連陝甘兩省甘只兩當徽縣邊境漢
則鳳留涇畧皆犬牙相錯林深山峻其地勢民情有不

可不詳著者考黑河卽沔江一名沮水源發留壩紫柏山西至光化山溝水注之南至鳳縣鐵爐川汎菜子嶺水注之又南白鵲溝仙人溝獅子河頭二三四溝水次第注之又南至沔縣張家河有源發八廟莊之斜溪河水注之又南九臺子溝水次第注之又西南至畧陽黑竹園冷峪河水注之又西南鞍橋溝李家溝海棠溝老貓溝各水次第注之又東南至沔縣紅椿溝水注之又南源出黑山寫壩水合小塢河水注之又南至黑河壩有源發棧壩林之張家壩小溝合林內各溝暨韓家岩

沔縣志

卷四

十一

河娘娘壩河蕭家河費家埡溝五狼河諸水東流注之又南至茶店子煎茶舖溪水注之又南七里溝楊家壩四季壩水次第注之又南至沮口與漢江合盤折山內計程四百數十里至茶店子始通舟楫黑河襟帶老林在西北統名曰棧壩林山畧陽金池院進大溝入林西北白樓子溝大山梁抵徽縣界又北至二梁子分水嶺西溝峽抵兩當界又北至放馬坪抵鳳縣界東北由箭峯埡大石崖至陳倉溝抵留壩界綿長三百數十里徑數十里百數十里不等河之東則紫柏山光化山礪子

山菜子嶺雲霧山石頂關黑山窩壩一帶相聯均屬老林頭與棧壩林相接其林徑三四十里五六十里綿長二百數十里唐宋棧道由鳳縣兩當徽縣畧陽白水江一路林壩當其旁此棧壩之所由助與彼時黑河四面皆老林今東南西南林胥開北抵兩當西溝峽南至畧陽何家岩東爲褒沔交界之雲霧山西爲徽畧交界之白水江東北至留壩之陳倉溝東南至沔縣之沮口西南至畧陽之費家埡西北至徽縣之三石關峽縱長五百餘里橫四百里而遙林內河旁寸趾皆山間有平壩

沔縣志

卷四

十二

不過寬數十丈由鳳縣取徑爲瓦房壩留壩取徑爲古陳倉溝棗木欄菜子嶺沔縣取徑爲關山長壩畧陽取徑爲娘娘壩徽縣取徑爲白樓子溝兩當取徑爲常家河皆翻兩三重大梁羊腸一線蟠曲懸岩之間惟陳倉溝棗木欄娘娘壩三路稍夷關山一路經旋風山石頂關山亦嵯峨前沔令周明球捐貲開鑿通轎馬矣林內產花梨雜木間有松柏杉材質頗美挽運維艱供爨薪而已氣候寒冷三四月積冰甫消至八月又霏霏下雪低山種包穀高處只宜早蕎遲麥蕎收五六月麥收六

七月包穀收九月秋雨連綿則數種無收生計苟簡
房屋覆以木板樹木棚作垣猪圈雞欄錯雜其中有業
之家衣僅蔽體其瘠苦倍於平原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繁盛安徽兩湖四川無業貧民轉
徙墾荒依親傍友日聚日多巉巖邃谷皆爲民居畧陽
所管遼闊河林內外至一萬數千戶鳳三四千沔五六
千留壩一千餘兩當徽縣兩邑亦盈千十五六兩年包
穀青空搬去者十之二三然通計尚三萬餘戶民間無
族姓之聯綴無詩書相啟牖性質椎魯好勇輕生住居

沔縣志

卷四

十二

星散防察難周匪徒溷跡劫掠頻聞刀棍陵使爭訟不
休假客約爲耳目旣以花戶爲魚肉用兵役相勾稽又
夥客約以侵漁撫馭迄無長策良有司克勤克明不縱
不擾上天降康錫之屢豐衣食旣足禮教漸興一方庶
永甯乎○獅子河並不入黑河五狼河卽水經東狼谷
彼時林深谷暗故此篇亦間有未晰然西北大勢則已
瞭如指掌矣

晏家灣晏文質等殉難記

嚴如煜

嘉慶十八年岐山廂匪煽氛蔓延漢川郡縣十九年吳

抓扒股匪由洋縣城固出褒州馬道攻陷鐵爐川堡城
轉掠黑河而南聚賊衆至數千焚沔邑關廂勢張甚士
民間警空寨堡出走無一敢撻其鋒者晏家堡文生晏
文質晏騰霄曹應新武生晏經邦黃永甯等五人獨集
衆嬰堡拒賊堡破後晏經邦黃永甯巷戰死晏騰霄曹
應新罵賊不屈遇害晏文質手起搏賊罵益厲賊怒肢
解之死尤慘寇平後總統長爲臚狀請旌於
朝大

國家養士之澤至矣士大夫宜砥名礪節備干城腹心

沔縣志

卷四

十四

之用及變起倉卒毅然以氣節相引重庶足折亂萌而
張國勢晏文質等一鄉曲諸生荷戈登陴一呼倡義爲
桑梓先至於勢窮力竭蹈白刃而不辭可不謂義烈者
乎史言張巡誓爲厲鬼殺賊黃官嶺之捷數千賊一朝
殄滅殆盡距堡破時不三日耳母亦死爲國殤有以禡
其魄而速之敗耶於戲詎不壯哉

詩

避暑東池二首

唐 鄭餘慶

南連郡邑流闊碧 浸晴樓徹底千峯影 無風一片秋

四面無炎氣環流闊復深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沈

金牛驛寄興元渤海尚書

唐李商隱

樓上春雲水底天五雲章色破巴箋諸生箇箇王恭柳
從事人人庾景蓮六曲屏風江雨急九枝燈檝夜珠圓
深慚走馬金牛路驟和陳王白玉篇

白馬驛

晚麥芒乾風似秋旅人方作蜀門遊家林漸隔梁山路
客路長依漢水流滿壁興亡俱是夢百年榮辱盡堪愁
胸中憤氣支難遣強指豐碑哭武侯

沔縣志

卷四

十五

遊諸葛武侯書臺

宋陸游

沔陽道中草離離臥龍往矣空遺祠當時典午稱搢賊
氣喪不敢當王師定軍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祠丞相墓
松風想像梁甫吟尚憶幡然答三顧出師二表千載無
遠比管樂蓋有餘世上俗儒甯辨此高臺當日讀何書

曉發金牛

陸游

安枕何時穩匆匆又束裝快晴生馬影新曉圻花房沮
水春流綠嶓山曉色蒼阿瞞狼狽地千古有遺傷

南沮水道中

陸游

禮含臨湍瀨留船聚水潭山形寒漸瘦雪意暮方酣久
客情懷惡頻來道路諳空山家悵望無夢到江南

過沔

明薛瑄

莫道西行蜀道難老來深喜縱遐觀山從太白連岷嶺
水號嘉林出散關石積層崖知地厚路登絕巘覺天寬
驅兵過此思諸葛大節長留宇宙間

金牛峽

薛瑄

巨峽三千里天開幾萬年泉飛林杪雨雲合管中天一
水橋頻渡層崖石亂懸梁州舊禹跡謬矣五丁傳

沔縣志

卷四

十六

沔縣抵甯羌

明伍福

驛騎曉驅馳長途涉修阻行窮漢水源望入蜀門樹連
延白馬氏控扼金牛戍開山說五丁駐蹕憶先王巨峽
留奇蹤荒榛遺舊壘怪石如轟刃怒瀑疑震鼓盤渦隱
蛟龍巖穴棲豹虎橋架巖嶮崖泥清曉嶠路經行老稚
愁馱載騾驢苦咫尺限秦封尋常兼蜀語地瘠少桑麻
人瘦係風土鋤山力倍勞讀書質尤曾膺刀腰曷離竹
籠背恒負木剗制益孟桑剌事刀弩柴籬作垣牆茅苫
啟門戶家無白晷即閨鮮朱顏婦繁華昧生平質樸如

太古昇平際此時安養得其所居山性自醅觀風我親
賭雖云地勢偏允矣王化溥行行至甯羗煙銷斜陽暮

黃沙驛

明 甘爲霖

關塞西來日未斜綠楊紅杏映黃沙野蔬鮮伴雞鬃菌
活水香烹雀舌茶雲外山川殊近蜀眼前泉石宛如家
翻思十載經塵土何幸今逢境獨嘉

龍岡枕渡

明 張頌

山連八渡枕青峯前代曾聞有臥龍春盡儘隨青草合
雨餘長見白雲封一尊自許談遺事三顧誰來訪舊踪
何日乘閒得登眺酒杯詩句只相從

沔縣志

卷四

十七

書臺晚翠

張頌

茫茫宇宙一幘幪山擁書堂入半空觸目草生春雨後
舉頭人在夕陽中一行鷺起凌雲白數點花飛落地紅
風土不凡人物盛沔城何處見英雄

女郎廟

國朝 王士正

朝過女郎道遙望女郎祠溪水疑環珮春山學黛眉千
林丹橘熟一徑碧苔滋日暮神靈雨西風滿桂旗

南鄭至沔縣道中

王士正

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帝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兵北趣山明日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册府元龜庾城爲華陽太守時魏軍初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以功拜羽林監

周書司馬懿傳魏帝元年司馬懿鎮漢中帶華陽郡守隋書雄亮傳雄亮父檜仕周爲華陽太守遇黃衆寶作

沔縣志

卷四

十九

亂攻陷華陽

周書怡峯傳孝武時進爵華陽郡公

資治通鑑光啟二年三月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燒郵驛上由他道進山谷崎嶇別軍追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君涉棄鎮逃歸鳳翔監軍嚴遵美迎上於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保鑾都將李鋌敗別兵於鳳州詔以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

宋元通鑑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散皆襁負歸之及

數與蒙古力戰奇功甚多至是瀾端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股株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李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遣精兵十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

沔縣志

卷四

二十

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彥呐聞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救之解其圍旣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逆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次年秋九月謀報蒙古合番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謂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

口友聞以爲不可彥炳不從友聞乃遣弟萬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日虜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迎戰蒙古巴圖魯及達海率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鎗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親率精兵三千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泥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

河縣志

卷四

二一

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軍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萬俱死軍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

忠武志諸葛亮殺王雙還定軍山作一鼎埋於漢川其文曰定鼎又作八陣鼎沈永安水中又於元武郡金山作二鼎一大一小時孔明行軍見此山勢似有王氣故鎮之

古今刀劍錄黃忠從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

漢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數百

集仙錄褒女者漢中人也居漢沔間幼好道旣笄浣紗於澗水上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患而病謂其母曰死後願以車載送西山言訖遂終父母置之車中未及駕牛其車自行踰沔漢二水直上澗口平原山頂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駭空幢節導從其女昇天而去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禱俱驗澗口山頂雙轍迹存

列仙傳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嶠冢山積十二年仙人試

沔縣志

卷四

二二

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受之遂賜其神丹白日昇天

留壩廳志水經注云澗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澗水者今沔縣之白馬河也張天師者漢張魯所立魯祖陵父衡皆造作道書以惑巴漢之民謂之天師道民奉其道必祀天師堂所祀不知何神以意度之殆留侯也道藏有張天師世家八卷其始祖爲留侯九傳而至張陵天師之名自陵起陵旣以鬼道惑人而託諸

留侯傳至其孫必率奉道之人祀其先祖而立留侯主於天師堂中亦自然之事也道書又言巴漢間天師堂數百所可見是時凡奉道之地皆立天師堂

僧會司在治東道會司在治西洪武二十五年僧田九成道李晉智以妖術作亂討平後革除見滕志

州降爲縣在洪武七年三十年秋八月沔縣吏高福興作亂征西將軍耿炳文討誅之見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而明紀則云川陝寇發勢甚猖獗

上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後

沔縣志

卷四

二二

生擒賊首高福興及其黨四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脇從者勿治上可之郤不言福興之爲沔吏也歷代五星聚東井非沔所專前志引之以爲祥也而漢水漂沒民居惟沔適當其衝卻不引之以爲災母乃近於誣乎然旣不確指爲沔則亦可不書書其有證據者順治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夜地震搖拽如蕩舟屋瓦飛落墻垣傾塌次日復動累月不息十三年沔縣北山山水陡發漂沒田廬知縣李煊踏驗見勝太守郡志

康熙四年重午日馬家坪麥秀兩歧有一莖三穗者有

一莖五穗者邑令持原本報聞見錢邑候縣志此後文獻無徵矣可徵者

道光四年饑十二年饑十五年六月初四漢水大漲沿江田廬盡被漂沒知縣陸華封勘驗請賑未果二十年八月十九日漢水大漲較十五年微小二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晨刻漢水又漲較十五年更大黃沙鎮東西街行船損壞民居無算縣主勘驗請賑每壞瓦房一間發銀一兩壞草房一間發錢一仟文由此遷移鄉村者亦多二十六年七月霖雨四十日稻黍生芽二十八五年五

沔縣志

卷四

二四

月忽有鼠數千頭往來於常平倉倉神之梁上移時乃散以後連年豐稔

咸豐七年蝗十一年屢有妖雨妖風或如桃花之色或如竹葉之灰因有髮逆大亂

同治三年大兵之後荆棘遍野十室九空斗米三千知縣嚴書麟奉檄以軍米賑濟凡五廠縣城舊州舖黃沙鎮王家觀元山鎮等處赴食者日五六千人六年七年大水武侯祠數千年之廟竟將淪齧誠不可解

光緒三年四月十五日大雨雹或如雞卵從此乾旱山

河天分等堰俱無秋赤地千里四年四月初一日乃得
甘霖亦經勸捐照前開厥賑濟

聞諸沔人曰縣之飢饉霖潦爲多從無旱災連年奇旱
雖七八十歲老翁有未經耳聞者亦可知天道之有轉
移矣謹書於此後之茲斯土者防旱防潦庶預備云

光緒五年五月初九日未刻地震至十二日黎明天之
西南隅忽有聲如鳴鉅礮者八九或曰西北隅旋聞大
聲如風行地下地則大震其甚處至壞屋壁厭人死凡
十丈之枝杪倒撲及地天井狹者兩廂房階石可相碰
平地忽裂或長或短多少不等少定皆如坎惟河邊裂
處湧出白沙黑水不一自十一日始或一日凡震或凡
日一震凡十日凡月一震至七年夏始大定

沔縣志

卷四

二五

署沔縣正堂加五級紀錄十次柳 爲查照入

奏成案刊石立碑永遠遵行事案查前撫憲富 奏沔

縣武生王尊信等京控楊鍾麟等審明定擬一摺內

開該處山場旣係王尊信祖業應聽其伐木爲薪第

東西兩堰爲農田水利所關放柴必致損堰與漢中

府屬之南鄭城固各縣河道情形不同嗣後柴木令

由旱路運過兩堰方准入河不准再由堰口放運仍責成漢中府督縣勘定地界詳明立案以杜訟端等因奉

欽此於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二日由府行縣久經奉行在案茲據木廠王祖訓以糾衆擋柴堰長董雲等以違斷放柴等情互控到案除本縣秉公訊斷外合行查照欽奉

上諭舊章明白曉示日後木廠運柴必由堰河上流石門子以內桃源子上岸自旱路運過兩堰方准入河不

沔縣志

卷四

二六

得由堰口放柴若該木廠由旱路運柴過堰兩堰田戶人等不得阻擋滋事倘有不遵定行按律究辦特立碑石以垂久遠各宜欽奉勿違

本縣示清明以後中秋以前不得欄河札欄致河水不得下流照

咸豐五年十二月初八日立石

公定文武新生印卷章程記

國家學校之設所以培人材非所以厄人材也漢儒董子

有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而今之司

學校者往往以正誼明道之職反而爲計功謀利之
行是以師生初接先責以財剝虐椎髓百計腹削是
何異植桃李而從斧斤其本根已戕而欲求枝葉之
茂盛也胡可得哉沔邑山環水抱土厚風淳鐘靈毓
秀宜產英材而余自蒞任以來留心訪察所謂奮發
有爲者正不可數數覩及詢之都人士乃有以知其
故矣夫士之入學者求榮非求辱也自就傳以迄成
人操觚抱槧苦鑿風檐求小試一捷不可得幸而捷
矣而家人婦子亦且與有榮施及其入學署印試卷
而司印者如登龍斷故昂其數以剝其脂膏於是跪
懇泣求至再至三宛轉終宵竟同冰炭雖其師友平
時恒與學署相交接至是而反面若不相識甚至有
抗延時久觸怒

督學立加紅勒更換遺珠者是榮不得而辱卽隨之也
然則印紅之數亦安可以不定也乎余查前任馬君
時文生印卷給錢八仟文武生十仟文止乃至趙君
接篆指修文廟勒捐錢文文生由八千益至十二千
而更及於十五千武生由十千益至十六千而更及

於二十千猶弗止捐項誣爲印例愈久愈多伊於胡
底聞渠當日時至日高期迫卷猶未印堂上呼名唱
保之聲已久無奈龍門借几倉皇加印有不顧

提學之斥責者何抑勒之至於斯極也且夫人亦何樂
而遊此泮水哉第觀其衣冠華楚頭角崢嶸固若可
美矣而不知其因此累身集債如蝟將欲質釧典衣
而交謫之聲卽及將欲鬻田變產而闔墻之釁卽生
將欲叩蓄積於父母而升斗之祿未供甘旨之資先
奪則孝養虧將欲求伙助於親鄰而草芥之功難藉

沔縣志

卷四

二八

子母之權何從則道路窘爾乃思避債而無臺且剝
肉而補瘡遂至貧病交累隳功廢學因之有逐利途
而玷人品者揆厥由來皆由入泮之費有以厄於其
初也其痛且恨爲何如哉今閤邑諸紳慮其患而請
示於余余曰吾幼時亦嘗斯苦每隱以爲感今樂爲
諸君定之也從今文生以十千文爲式武生以十二
千文爲式勒諸貞珉永垂不朽後來者雖詈余余不
暇顧矣抑余尤願沔之人士幡然更新奮然思起志
破漢江之浪文齊卓筆之峯沔水流芳馨同魯泮軍

山勒石績比燕然將見掇巍科登顯仕人材之盛且雲蒸霞蔚於靡窮矣何莫非此舉以爲之嚆矢哉余固因諸君之請而爲之記

沔縣正堂夏秉禮校閱

沔縣教諭段紹印撰文

咸豐八年孟秋月閤邑紳士人等公立

天道無常人事宜備十年之內必有荒年每見有荒年賑恤而減價平糶者似亦救濟之美政然平糶止可救不貧不富之人若極貧之家值荒年之時傭工

沔縣志

卷四

二九

俱廢買賣無本旣無衣物佃當又少田產出賣雖米價減半而一半之價亦難措辦故平糶之法反不如粥廠之設貧民得以就養苟延旦夕也然辦法不善其害亦有不可勝言者如設一廠路隔二三十里貧民老幼婦女每日一往一來要行五六十里卽在豐年奔競之苦亦覺難堪况荒年乎不得不風簷撻瞬溼地權眠再俟來日之一餐而雨露不避風寒乘之散粥者又遲早不同溫寒不節不能救飢反以速死更可憐者男女分廠各不相顧無識婦女遭逢浪子

旣喪名節又致拐逃遺孩啼哭老母悲酸夫嘆斷絃
妻同覆水是因一年之歉轉遺終身之憾此粥廠雖
有救人之名而先有害人之實者也我沔光緒三年
天旱無收窮黎惶恐

縣主孫蜡月散賑一次四年開粥廠五處每廠相隔十
里之遙着官紳查明極貧次貧戶口詳明造冊無濫
無遺按戶口發票先數日凡票上幾口無論男婦親
身赴廠領粥過數日戶口旣定只用男丁一人卽可
代領全家之粥且黎明粥熟領粥者隨來隨走不延

沔縣志

卷四

三十

時刻夫廠近則免道路之苦一人代領全家之粥則
免男女混雜之歎黎明卽得領粥則廠內首事雖有
昏夜之勞貧民却無守候之憂兼之領粥回家加以
蔬菜合炊再煮旣得飽食又少病疾由是男不廢耕
女不廢織故我沔粥廠五處無一死亡者然猶有可
議焉每立一廠運水用人煮粥用人司火用人一廠
至少十餘人買薪要費鍋竈諸物要費十餘人朝夕
食用更要費以一廠一日之費計之少則二三串多
則四五串似煮粥又不如散賑之爲妥且便也今

上憲行社倉法各村積穀卽未雨綢繆之善政一遇荒年官傳各牌積穀首士諭令公同散穀歸畫於一不準平糶煮粥並不准散米盖多一人卽多一人之費多一事卽多生一層竇弊首士約同保長甲長不徇情不挾嫌查明極貧次貧戶口極貧以口計次貧以戶計共丁口若干共積穀多少每口一日應領幾合積之多者從十一月十五日給起至四月十五爲止積之少者從正月十一日給起至四月初十爲止一家給印票一張按五日一領積穀首士與倉正副專司其事按五日一領在領者旣不憚煩卽散者亦不致爲公事所累矣所言未知是否謹卽所歷所知者而畧誌之以爲救荒之一助云

